

漠北羊（曹岚）

《红纱笼》

—最早发表在《蕉风》1969年5月。

—载于李忆菴主编的《马华文学大系：短篇小说（一）》，新山：彩虹出版社，2001年，页19-29。

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制作
2020

红纱笼

曹岚

我们来到彭亨州南部的土地发展局工作的第三天，就出了事。

车手赵烘因在雨中驾拖拉机越过小山岭时，不慎滑下，受了伤。我当时正在金马阳与长官们闲谈，一听到这消息，震惊得不得了。

金马阳距我们工作的地点，只有五里路，我踩尽油门，让我那辆 Land Rover 在那凹凸不平、泞滑难行的红土路上，疯狂前进。

到山脚时，我看见工人们正用树干辛苦地扳动拖拉机，企图将压着的赵烘救出。我将前轮的档杆换上，车子直冲上山岭。

“啊！老板来了。”工人齐声喊道。

我跳下来，走前一看，血液染红赵烘的身体，我大声喊了几声，他都没有反应。这时，我感到事情的严重了，拿起了树干，帮工人们工作。

笨重的拖拉机像一个坚固的石块，任你有九牛二虎之力，也不能使它稍为摆动，我们费了好几分钟，都是徒劳。我忽然想起利用我那辆小车，一定能把他救出。

“快把铁索绑上拖拉机的犁盘，”我抛下绳索，命令工人。工人们把铁索的一头绑上小车，一头绑上拖拉机，车子只向前一冲，压着赵烘身体的犁盘就移开了，工人们手忙脚乱地把他扶出。

“快送进医院去！”监工张德标也下了命令。我把车子转了方向，就冲下山，向金马阳附近的中央医院赶去。

(一)

经过注射后，赵烘已慢慢地醒来，但他不能说话，看情形是有生命的危险

了，我走前低头一看，他正张口向我说话，我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，只听到一个“妻”字。

“你是不是要我通知你的太太？”

他微摆下颔。

“好的，我等会就去，你现在怎么了？”

他摇摇头，泪水流了下来。

我把热水瓶和他的衣服摆在桌上，然后塞二十块钱给他。

我到附近警局报了案，吩咐监工继续进行工程。这样，我就开快车向赵烘的家乡马六甲出发。

我的心很乱，烟是一枝接一枝地抽着。每到一个地方，我总停下来喝杯冷水，以求压压我那不安的情绪。可是，赵烘那一张苍白的脸孔，以及我那不稳定的事业，总是在我心里骚动着，使我很感到痛苦。多几天，又要发薪了，而当我正在为钱而奔波的时候，又发生了这一件意外的事。

（二）

经过一夜的奔驰，第二天黎明时，我已抵达马六甲。

我不知道赵烘家是在东奎纳的哪一个地方，也不知道他家里有什么人。

我匆匆用过早餐，就掉头往东奎纳去。

从路口，我一直往里找进去。我仿佛记得赵烘以前曾对我说过，他家的屋前有一两株老椰树，而且还有一排零落的大红花。

我握着方向盘，细心地观看，果然走了不久，就看到那些景物，我毫不犹豫，就在那间木屋前停下。

一个小巧，穿着一袭红色纱笼哥峇也的姑娘走出门来，她手里提着一桶扭过的湿衣服。

我趋前，连忙问：“请问，这里是不是赵烘的家？”

她微笑地盯住我，显出怀疑的神情。

“Awak siapa？”一会儿，她方用巫语问我。

“哦！”我心里恍然明白，原来她是个“娘惹”。于是我改用巫语问她。

“是的，这是赵烘的家。”她皱皱眉。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是他什么……”

“我是他的太太。”

“哦！”我点点头。“赵太太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……”我一时不知如何启口。

“……”她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看着我。这时，另一个穿着马来服装的老娘惹也走出门来，她手里还抱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。

“他是谁？”这老妇人也怀疑地看住我。

“妈，他说有事要告诉我。”赵太太说。

“请进来坐吧！”老妇客气地招呼。

“不了，你是赵烘的妈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老太太，我是赵烘的老板。”我咽下一口口水，轻轻地说：“赵烘受伤了。”

“啊！”婆媳俩不约而同地惊叫一声。

“是怎么受伤的？”赵太太问。

“给拖拉机压伤。”我忍下心，说得清楚些。

“人怎么啦？”老太太问。

“已经送进医院。”我说：“赵烘要你们去看看他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，露茜，你快点换衣服，收拾点东西。”老太太慌忙地喊起来：“阿福，阿福。”

阿福应声而出，这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。

“今天不必去上学，你大哥给车压伤，我们现在就要去看看，你留在家里看门。”老太太一面说一面把孩子往椅上放。

忙乱了一阵，婆媳俩都已准备妥当，我发动引擎。

“等会儿，等会儿。”露茜匆忙进屋，把她的孩子抱出来。“我去叫我妹妹。”

我点点头，眼看着她向车前的那一排屋走去。

我点上一根烟，耐心地等了差不多十分钟，方才看见露茜和一个体格相彷彿，穿着纱笼哥峇也的姑娘，向我车子这边走来。

“还有别的事吗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了。”两姐妹齐声应道。

“那现在走吧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露茜的妹妹抱了甥儿坐到前座，后座坐着她们婆媳俩。我一踏油门，车子飞也似地离开了东奎纳，又过了拱桥，向北方前进。

(三)

一路上我们很少谈话，每个人都是心事重重，都巴不得这车儿快走，赶抵目的地。

我们抵达金马阳时，已是万家灯火，超过了探问病人的时间。我带他们三个人到旅馆投宿，然后自己赶回工作地点，察问工作情形以及结算一下第二天

将发的工人工资。

老实说，我的心神很不安定，脑子里总是晃来晃去地闪着赵烘的脸孔，还有账目里的那一些阿拉伯数字。

这一夜，我未曾合过眼，当曙色揭启于东方的天幕，我已准备好去接露茜到医院探问赵烘了。

我吩咐监工加紧督促工作后，就匆匆忙忙的出门。

我们来到医院，时钟方敲过六点半。因为我们是远道而来，院方特别通融，让我们进去。

我领着她们来到第四病院，走入病房，我忽然起了一阵痉挛，我不相信我的视线所投的地方，竟是一片空白；三号床上的被褥已被移开，赵烘不知去向。我这一惊，已是支持不住。

一个护士走过。我赶忙问：

“请问前天进院的三号床病人在哪里？”

“三号床？”她走到写字台去，翻阅一本厚厚的簿子。“他是不是叫赵烘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已经在昨晚六时去世了！”

“啊！”我们一听，彷彿晴天霹雳，赵烘的妈因而晕了过去，露茜和她的妹妹放声哭了起来，整个病院，起了一阵骚动。

我一时感到束手无策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你们是他的什么人？”护士问。

“家人！”我代她们回答。

“那么可以去办理领尸手续。”

（四）

经过露茜和她奶奶的磋商后，终于决定把赵烘葬在当地，因为路途遥远，经济关系，不便将他运回马六甲。我也赞成这个办法。

这样，我们就忙着替赵烘办理后事。

我先托工人在我租赁的办事处旁搭起帐篷，然后吩咐到医院去运回尸体，尸体运回来后，再叫监工张德标去请道士。

我们忙了整个上午，下午二时许，才把他抬到附近的坟场去草草埋葬。

这一天，我可以说是忙透了。从坟场回来，我就和监工忙着分发工人工资，一直到午后四时，我又到金马阳去赴一个官员的约会。等到从那儿回来后，已经是晚上八时多了。

监工张德标还没有回来。我靠在椅上糊里糊涂地想着。随手翻阅工人的支

薪簿。忽然，我想起了赵烘的薪金，今天还没有发给他的太太。

我翻到他的账户一看，应支薪金二百八，但今天一天的丧费花去整千元，两相对抵，他还欠了我七百多。我想了一会，决定还是如数将他的薪金发给他的太太。

我在账簿里登记一下，取了钱，又匆忙地出门。

露茜姐妹俩还没有睡，我来到时，她俩正忧悒地谈些什么。

“老板来了！”露茜惊喜地说。

“你们还没有睡。”我问：“赵老太太呢？”

“已经睡着了。”露茜的妹妹挪过一张椅给我。

“我把赵烘的薪水发给你。”我把那一叠钱从袋里拿出来。

“我们今天花你的钱已经不少了，他哪里还存有薪金呢？”露茜奇怪地问。

“别那么说，赵太太，赵烘的那一些丧费别提了，他现在应支薪金二百八，请你收下。”我说。

“不，这绝对不可以。”露茜执拗了起来。

“别客气，赵太太，我和赵烘一齐工作已经八年了，算得上是老朋友，他今天不幸身故，我是应该帮忙他的。”

我说好说歹了一阵，露茜方才收下。

“你们几时回马六甲？”我问。

“决定明天。”露茜的妹妹说。“因为我要上学。”

“嗯！”我应道：“今年念几年级了。”

“十一号位。”她说。

我看看时间不早了，我站起身告辞。

“不多坐一会儿。”

“夜了。”我说。

“那么，有空到马六甲玩玩。”露茜说。

“好的。”我说。

(五)

这一件不幸的事情终于过去。我们又积极的进行工作。

恰好这时是东海岸一带地区的旱天，工作的进展毫不被天时所影响，每月统计账目，我都赚了不少钱。我在欢喜之余，又在思考如何利用那一笔获利的钱做些其他的投资。

我们艰苦地工作了一年，然后又转到同属发展区的另一个地方工作，这次是全部工程的最后一部分，合约上签订半年至八个月内必须完成。我亲自到芭

地督促工作，不像以往，三两天才到工作地巡视一番。

我又增聘几个工人，另加一位老练的正拖拉机车手。监工张德标调任运油管理及遣派工人事宜，因为这一件工作，他比较熟悉。我任场地总监。

我们，工人和老板之间，真是得心应手，工程进行得很顺利。

这一年的三月，我应古城挚友之邀，到古城和他会面。

我的那一个朋友是干建筑工程的，而我是土地发展。我们都有一点点成就，所以对将都来有着美丽的憧憬。他邀我投资经营一间酒店，他说，在一个旅游胜地开酒店，生意一定会蓬勃的。我对这件事，考虑了多时，后来终于决定参加投资。

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，计划了一切后，就打算北上彭亨。

这一天，当车子开出朋友的家时，忽然在街边的巴士站上，我意外地看到赵烘的太太——露茜。

“上哪儿去？”我在她身边停下车子。

她吃了一惊。“啊！是你，我要上工了。”

“我送你一程。”我把车门打开。“上车吧！”

她上了车，问道：“你几时到马六甲来？”

“来了好多天！”

“怎么不去我家坐坐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住在东奎纳。”

“是的，我已搬家多个月了。”

“哦！好在我没有去，要不然会找不到你。”前面是红灯，我把车煞住。

“你到哪儿去工作？”

“兵营里头当阿妈。”

“哦！”我说：“时间还早吧，我们找个地方谈谈。”

“也好！”

我们在一间茶楼停下，要了几个包子，一壶茶，然后就谈了起来。

“你说你已搬家多月了，为什么不和赵烘的妈住在一起？”我开门见山地问。

“因为分配赵烘意外的保险费的事，我们吵了架。”她淡然的答。“保险费已经寄来了。”

我问：“你们是怎么分配的？”

“我要五千，赵烘的妈硬要全部。”

“她没有理由，你是赵烘的遗孀，保险费是寄给你的，况且你还有一个儿子。”

“可是赵烘是她的儿子，儿子卖了命，得到的钱，她要。”她有点生气了。

“于情于理，这说不通。”我也有了反感。“所以你才搬家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没有拿到钱。”

“一分钱也没有。”

“那你到工兵营去工作来维持生活。”

“我妹妹常帮助我！”

“你妹妹已经做事了？”

“她在教书。”

“很好！”我低下头，没有了话。

我们沉默了一会，她忽然起身。“时间到了！”

我付了账，离开茶楼。

“我搭车去好了，这里很近。”她微笑地说：“有空到我家去，我住在罗弄班让。”

“好的，我不久会住在马六甲了。”我说。

“那更好！”

(六)

我又回到了金马阳。这一次，我更积极地督促工作，我想工程完毕后，将所有的拖拉机出卖，然后到马六甲专心经营酒店生意。

我爱广阔的土地，也爱那里的和风与骄阳，但是，开地的工作太冒险了，我渴望过一种安定的生活。

犁土的工事完成后，接下来就是下种了，下完了苗种，一切大功告成。

我把所有大型小型各式各样的拖拉机完全出售，只留下一辆吉普车和自己用的“马赛地”。然后，向金马阳告别，往马六甲去了。

(七)

我来到马六甲的第二天，我们的酒店就开张营业，在广告的宣传及各界友好的捧场下，这一晚可真是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。

露茜和她的妹妹以及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年青男人也都到来参观。

也许是新的环境或者是我们的女侍应生服务周到，每晚总是来了很多顾客，我们的生意一天一天的兴旺起来。

这一晚，正当是午夜打烊时分，我在经理室里整理一切准备回家，忽然食堂部传出了砰砰的声音，我急忙冲出去一看，原来是一个洋丘八正和一个华裔青年动武，旁边的一个妙龄女郎急速地闪出，走向大门。我眼睛忽然一亮，叫

着：“露茜！”

露茜转过来问我：

“你还没有回去？”

她很快地走近我身边，我把她推入经理室去。

我说好说歹地劝服了那个动武的年轻人。

我走向经理室，露茜坐在沙发上出神，看来她心事重重。

“你要回去了？”她问。

“是的！”我问：“刚才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争风吃醋！”露茜毫不在乎地格格笑了。

“那年青的华籍男人是你的朋友？”

“那洋丘八也是！”她说：“陪我到外头消夜，好吗？”

我看着表。“好的！”

我们找了一家小菜馆，叫了几样菜，露茜还要了一瓶黑啤酒。

“你知道我们做兵营里的工作，这种东西是喝惯了的。”她说罢，一饮而尽。

“我想你还是不做那个工作好。”

“那有什么不好？花花绿绿的钞票多得得很！”她瞟我一眼。“这地方，哪有一种工作及得上？”

“可是，另一个青年人在吃醋。”

“你说他，那一个华籍男人？”她格格地笑了。

“像今晚，你可真是危险！”

“洋丘八能打赢他！”她说罢又是大口大口的喝着酒。

“我送你回去？”

“不，我们找个旅馆开房。”

“这，不行！我还有事！”

“我不信。”她抬起惺忪的眼。“无论如何，你得陪我过一夜，我有好多话对你说。”

“我们明天再说。”我站起身。她一把搂住我。

“今晚上，你不得回去。”

“你有话现在就说。”我焦急了起来。

“洋丘八不会拒绝我，他比你懂得温存……。”她越说越不像话。

“好吧！我们去开房。”我说。把她扶上车去。

我一踩油门，就把车往她的家开去。

露茜的妹妹已经睡着，叫了半天，方才来开门。

“你姐姐在酒店喝醉了！”我说。

“她自己一个人喝酒。”她睁大眼问。

“不，和一个洋丘八。”

“那么那洋丘八呢？”

“他跟人打架，走了。”

“哦！”她想了一会。“我姐姐有没有受伤？”

“没有！”我说：“你扶她进去。”

“坐一会吗？”

“谢谢，我明天再来。”

(八)

自那一夜后，我对露茜有很大的反感。我觉得她太过放荡不羁，而且放荡得太不像话了。

我想，她熬不过那种寂寞凄清的生活，可是，反过来一想，赵烘死了这么多年，她大可以再找一个丈夫，为什么她不呢？

我深思数日后，决定去劝劝她。

我到她家的时候，露茜刚好回来，我说：

“我们到外面去吃饭，好吗？”

“怎么你今天有这样的兴致啦？”

“我想跟你谈谈。”

“那很好！”她微微地笑。“那么，你坐一会儿。”

我坐在椅上抽烟看报，过了半句钟，露茜方笑盈盈，香气扑人地走了出来。“我们走吧！”

“到哪家馆子去？”

“随便你！”她说。

我想了一会，就挑市中心的那一家。这一家的鸡饭很不错。

吃过了饭，我说：“露茜，我觉得你那一份工作对你很不适合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……。”我一时说不出来。

“因为陪洋丘八东走西闯，成了他的情妇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可是我不是已经告诉了你吗？洋丘八的钞票多，我要他的钞票，当他的情妇又有什么奇怪？”

我一惊，连忙问：“为什么你要这么堕落下去呢？”

“这算是堕落了吗？”她一偏头。“我们各人都有一个目的，我要他的钞票，他要我的身体，公平交易，你不该说我堕落。”

我听不惯这种论调，我说：“你可以再找一个你心爱的男人，重新建立一

个温暖的家。”

“哈哈，你说得很天真，兵营里的阿妈，谁敢要？”她大声问：“我嫁给你，你敢要吗？”

“我已经有了太太。”我盯着她。

“那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当你的小妾。”

“这是不行的。”

“既然不行，你叫谁要我？”

“假如你有诚意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诚实可靠的男人。”

“你将一个贱妇介绍给你的朋友？”

“你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下贱。”

“这样，你会对不起你的朋友。”

“我是为了你好，我希望你考虑考虑。”我说：“洋丘八不是人，玩腻了，他会把你抛掉。”

“要嘛，我就嫁你，你敢要，别人也敢要。”

她说得很固执，我看是劝服不了她，付了账，送她回去。

“真对不起，我硬逼着你娶我当小妾。”下了车她说：“我们以后再谈。”

我不说什么，只是点点头。

（九）

我对露茜的那种态度很不满，我想不出为什么一个善良的妇女，在一年之间就变成了如此浪漫荒唐。是不是赵烘的妈给她的打击太大，是不是兵营的工作使她的生活起了大转变？

为了生意，从此我很少到露茜家去，而露茜呢，自那一晚后，我也没有看见她和洋丘八到我酒店来，我想，各人有各人的目的，她应该会懂得自己说的话的意思。

星期天的早上，露茜的妹妹海伦忽然到我的家来。她一进门，就说：“我姐姐昨夜没有回家。”

“她平时有没有常常晚上不回家的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也许等会儿就会来呢！”

“现在已经十点了。”

“你打电话到兵营去问过没有？”

“我姐姐工作的那一个洋丘八去新加坡度假。”

“也许你姐姐跟了去。”

“不会的，洋丘八在新加坡另有女人。”

“这就糟了。”我低头沉思。“你想，她会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“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。”

“这样，我们去报警吧！”我说：“警局人员会尽快把她找回来的。”

海伦点点头，我开车把她送到警局去，据情报案。

下午五点钟的时候，海伦又匆匆忙忙地赶到我家：“中央医院有一具不知姓名的女尸，是刚才送来的，警局叫我去看看。”

“我陪你去。”我说。

赶到医院，随着警员进入贮尸房，海伦惊恐的看了一会，忽然哇的哭了起来。“我姐姐死了，我姐姐死了！”

“什么，她就是露茜！”我走前一看，果然不错，粉红色的纱笼，正露出她那白洁的腿。

“那我将怎么办呢，那我将怎么办呢？”海伦哭不成声。

“把尸体领出去埋葬吧！”我说。“事情已经到了这地步，哭也没用了，唉！”

我们退了出去。

第二天下午，露茜发引还山，我也随着人潮登山送葬。我心里很感慨，觉得一年前送别赵烘是意外，如今送他的太太又是一个意外。人间的事情，太难以意料了。

选自 1969 年 5 月《蕉风》月刊